

台湾现代少儿文学奖

获奖作品

少年

放蜂记

华文世界顶尖级儿童文学大奖

荟萃海峡两岸新锐作家超人气纯美作品

冯杰 王文华 等著

◆ 漓江出版社

少年放蜂记

冯 杰 著

锦 瑟(自序) (3)

引 子 (5)

我叫“九饼” (6)

一匹簪花的驴子 (8)

属小猴子的芙蓉 (12)

童话里的风景 (15)

醉人的巢脾 (19)

蟹人的蜜蜂与救人的驴子 (21)

诗人和地图 (24)

叛变与逃亡 (27)

捉住一只“夜猫子” (30)

采 蜜 (34)

小扣子·老扣子 (37)

神秘的“鸭舌帽” (40)

酒场妙计 (43)

嫩江两岸 (48)

尾 声 (53)

再见,大桥再见

王文华 著

大 山 (57)

大 楼 (59)

大桥部落 (62)

大 桥 (64)

酋长达欧 (66)

两座城市之间 (69)

黄昏的部落 (74)

工 作 (77)

寒 冬 (80)

新年家乡,新年 (86)

达吉斯 (89)

白 雪 (92)

回 家 (97)

民 宿 (100)

曼蓝安溪 (103)

达欧的信 (107)

送奶奶回家

陈贵美 著

不一样的葬礼 (111)

赴 宴 (115)

火 化 (119)

小孙子 (122)

生离死别 (129)

大姑姑的秘密 (135)

阿秀要出嫁 (141)

逃 家 (148)

小少爷 (154)

团 圆 (160)

世界毁灭之后

王 晶 著

做一个彩色的梦(自序) (167)

捡破烂老爹 (168)

大山叔叔 (173)

战争爆发了 (177)

破碎的家园 (183)

东方的大森林 (186)

山中的生活 (194)

地底王国 (198)

逃亡的变种人 (203)

变种人的野心 (209)

回 家 (219)

台湾现代少儿文学获奖作品

少年放蜂 记

冯 杰 著

评审委员的话

陈木城：“每一个人应该在心里有一张生命的地图。”这是放蜂的诗人老荷说的话。故事里他带着女儿芙蓉，老友的儿子九饼，追随着春天的脚步和花的芳香，由南而北一路放蜂。浪漫的诗人，迷人的风景，壮阔的土地，纯朴的人物，甜蜜的人情。

桂文亚：温馨平和的叙事风格，娓娓道来一个孩子的放蜂经历。文笔清新，趣味富有诗意，感性之余，还增加读者对养蜂人家的认识，兼具知识性。

林文宝：在简朴的行文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文革的喧嚣混乱。反之，我们感受的是，淡然谐趣以及心地宽阔的美好心境。

锦瑟(自序)

我有这样的感觉：譬如面对某一段缓缓江水，某一片宁静的沙地，某一方平坦的青草，某一轮与我同行的月亮，会骤然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那瞬间是童年和故乡的记忆，是一种乡土亲情，更有温馨情怀。我便相信自己一定曾经到过这里，在前生前世，在一个黄昏或清晨，在冥冥之中，总有那样的感觉，恍如某一天忽然见到一个人，竟是一种如故似旧的重逢……

这部小说是一次旅程的纪念。鸟飞过了，天空的痕迹应在，只不过是时空交错，物人转换，亦梦亦幻而已。像是一只白鹤飞到月亮里了，只遗落片片文字的翎羽，让它漂在逝水的怀念里，飘在曼妙的梦想中。

在中原乡间，我更多是青灯黄卷，一人独坐，面对苍穹的无垠深邃，叹喟人生是另一场“无标题的旅行”：有长有短，或漂泊浮萍，或峰回路转，或相错而过；有生死相从最终离别的黯然，有爱恨情愁的宿命无常。世间有几人最终完满地同舟共渡呢？正是这样，那些现实中实现不了的梦想才开始赋予了文学无边的空间。我也只能在文字的锦帛上去作一次完美的旅行，尽管美好的东西终要怅然若失。

如果说少年的梦想是一种欢乐，那么成人的童话就是一种忧伤。等到有一天我也知道：写童话的人更多是在以白荷素心之境去看逝川旧雨的沧桑。

在我有限浮浅的人生之旅，遇到的人我觉得都善良、美好、平凡、本分。而与之相悖的东西我总是尽量远距离地躲开，尽管这有一丝自欺或自慰；但我眼中认可的只是那种“小美之境”。我命里注定是一位乡间井蛙，去拥有自己的那一份小小蓝天。

在一个宁静温馨的初春黄昏，我还听到这样一个传说：当一个人忧伤时无处倾吐，那就到幽静的森林深处，面对一方树洞去尽情倾吐，当故事讲完了，再用泥巴将树洞牢牢封起。地老天荒，从此谁也不知道这世上那一份独

属自己的秘密，让它长到年轮里，让它天衣无缝，让它神鬼不知。

这形式真是古典中国得令人伤感。

所不同的是，我在用一方方温暖的小小汉字倾吐，我用青砖一样的汉字，只是故事还没有用青泥封起。我的书都是写给亲人的，对逝去的或活着的，对热爱着的或怀念着的，我用世上最质感的汉字写在萋萋坟草丛，写在流失的星群里，写在没有封面的水波上，写在简朴的情书背面，写在墓志铭的碑石之上。

想起在昔日书房，满头华发的父亲常常拖着沉重的脚步，悄悄踱到楼上，站在我正写字的背后，默默伫立一会儿，然后再拖着步子慢慢下去，楼梯上传来渐小渐无的足音。如今想起，那是否就是人生辞别的另一种暗示呢？当我三十七岁父亲七十三岁这一年，我们相背而去，一生也就这一次数字翻版的组合吧，他再不会抚摸我写的书了，不真实得恍如白夜残梦。

尽管父亲不读我写过的那些分行的文字，可我总想起他生前曾将我写的一本诗集压在枕下的细节。今天，我把这一部书献给父亲，纪念这位正直、耿介、自强，脾气还有点不好的父亲，愿父亲的灵魂安息。

我还能用什么方式倾吐呢？诗人最终也都要随风而逝，留下的只是一些纪念的碎屑。

冯 杰

于听荷草堂

引 子

如果你有耐心，那么就请沉住气，慢慢地读下面的文字，去随我作一次开心的漂泊吧。

我十二岁那一年的春天，曾有过让我今生都难以忘记的“甜蜜之旅”。

不骗你，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甜蜜之旅啊，每天都能喝上一小瓷缸蜂蜜，有枣花蜜、槐花蜜、杏花蜜、棠梨花蜜、萝卜花蜜……一季节的花朵几乎在我肚里都开满了，我的肚子才配得上称“百花齐放”呢！

我像在一个能甜昏人的糖罐里穿行。那些日子，满耳朵都装满小蜜蜂的嗡嗡嗡嗡和它们的甜言蜜语。

那次一同甜蜜之旅的主人翁有我、芙蓉和她爸老荷，一共三个人。对了，还有一匹差半截尾巴的草驴子，也是有名有姓，叫“黑大个”。不过它在这次旅行中无关紧要，黑大个顶多算是个配角，主角当然是我。

我忽然还想到大人们常说“蜜月”这个词时，他们似乎有一副贼头贼脑神秘兮兮的样子，怪不得那么幸福呢，蜜月就是吃一个月的蜂蜜啊。不知有没有“蜜年”？不过我又一想，这“蜜年”也不一定好，吃一年蜂蜜恐怕早就拉肚子啦。

好了，还是接着讲我们的放蜂故事吧。

我叫“九饼”

我的名字叫蒲泽，听听，挺文雅的吧。而大家常叫我的小名就有点不好意思讲了，小名叫“九饼”。你也绝对猜不着吧。

据说我娘生我时，爹正在与一群人打麻将，正好摸出一张“九饼”的好牌，“啪”的一声打在桌上，赢了个满堂彩。

恰好这时邻居来报喜，说：“蒲老师，你家生了个九斤重的大胖小子。”我爹一高兴，说：“就叫九饼吧。”

众人哄堂大笑，震得小碎土从墙壁簌簌落下，像落了一桌子灯花。

爹却是一副很认真的样子，纠正道：“古人把数字入到名字里是一种雅称，唐代有一个叫崔九的，连大诗人杜甫都给他写过诗呢。”

不过说归说，爹后来还是很认真地戴上眼镜，翻了翻字典，说就叫“蒲泽”吧，《诗经》里还有句子“彼泽之陂，有蒲与荷”。

什么狗屁《诗经》，这名字有点酸秀才味。

我们姓蒲，传说我们这一支蒲姓是山东那个专门写小鬼小狐的蒲松龄氏族的后人，民国初年迁移到现在所住的这一个叫蒲县的地方。

我爹是小学语文教师，在中州大学毕业，乡下人都说他是有个大学问的人，是我们小城的“秀才”。

我尽管有个大名叫蒲泽，可多数人不这么叫我，因为喊得顺口，多叫我“九饼”。有的竟还说我是爹打麻将赢来的一个野孩子，不是我娘亲生的，鬼才信呢。九饼就九饼吧，无所谓，人长大了只要有一身硬本领就行，不见得非要有个好名字，不是吗。那些大人物的名字都挺一般，况且我还小呢，等今年开了杏花虚岁才十二。

不妙的是，我生下来就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我是属大龙的，却一点也没有生龙活虎的气派，倒像一只得了瘟疫的小鸡。邻居们说我是一棵在温室

里没有成长的豆芽菜，那意思无非是说以后我成不了国家的栋梁。

最可怕的是我有一年冬天得了关节炎病，爹曾带我去过县城、市里，但都没有治愈。

爹是个穷教师，属于被打成“右派”的“臭老九”，一直在家闲着，没有多余的钱；我妈也没有工作，弟妹又上学，眼看钱花得差不多了，爹后来终于摇摇头，对我的病有点失望。

医生说这病在家休息一段也能好，爹看到我在学校也学不到什么知识，干脆让我休学，不过课程也没有停下来，爹在家教我唐诗、宋词、元曲，还教我解一元二次方程式。

后来，母亲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偏方，说晒太阳可以治好关节炎。

我爹一听笑了，认为这八成是村里那些傻小子们说的梦话，晒太阳能治病，那还要医生干什么。

但爹仍旧说：“试试吧，说不定偏方治大病。”

于是，我就整天伏在窗口上，在春天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边把双腿伸开，一边把书本摊开，开始“床前明月光”或“日照香炉生紫烟”。

这时，我能感觉到那一层薄薄的阳光像一群小黄蚂蚁一样，成群结队地过来了，沿着我的大腿由下而上地爬着。

阳光痒酥酥的，阳光像我爹桌子上的一壶老酒，让人昏昏欲睡，课本就从手中滑落了下来，刚要闭上眼睛，爹就弹了一下我的脑门。

“你这一张不争气的九饼。”

我就忙把课本从地上拾起来，在北中原薄薄的阳光里，我又开始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我决心当一张能为爹争气的“九饼”。

一匹簪花的驴子

这几天，我爹的学校邀他去县城开会，临走前，他给我布置了一堆作业，还要背诵一篇白居易的《卖炭翁》。短文还好背，我就怕背诵长课文，这还不如让我去吃一碗臭豆腐呢。

读着读着，眼睛就有点打瞌儿（注：没有精神），我就伏在窗口，看着村口外的风景，一看就有精神，村外的景致可比课文生动得多。

我家就临着村头的公路，平时打开窗口，就能看到公路上奔跑的车辆、疲惫的人马，村口还有几棵杏树，这时节开了一树一树的花，是高高低低粉色的花朵，开得热热闹闹，风一吹，花瓣有时就落到课本上。

我就不由得想起姥姥家的杏林，姥姥家的杏树开花时节那才叫花海呢！花季一到，把村庄都盖住了，盖得严严实实，如外村的小媳妇出嫁披一身纱。我记得姥姥教过我的乡谣：

桃花开 杏花败
梨花出来做买卖

这是说果木们开花的时令与先后的顺序，谁先开谁后开都是不能乱来的，杏花开得最早。想到这里，我觉得趁我爹不在眼前，还不如先到姥姥家去玩几天，轻松轻松呢！明天就动身去，若等爹开会回来就来不及了。

我这样胡思乱想到傍晚。

这时，我看到公路尽头从远而近走来一辆木车，上面装满了大大小小的木箱子，驴铃声清脆地响着，一匹驴子在摇摇晃晃。

驴车停下来了，一位赶车人蹲下去，又站起，忙忙碌碌的。可能是车坏了吧。

这时，我也无心看书了，也许我还能帮他做点事，我就从窗口跳了出去。

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辆放蜂车，这种车常从公路上过，一位放蜂人年纪和我爹差不多。他一脸胡子拉碴的，好像几天没刮，一边站着一个小女孩，脸上冒热气，红红的，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再看那一匹拉车的驴子。我噗的一声笑了，那匹挂铜铃的驴子，驴头上竟还插一枝杏花，这不是有点臭美吗？

放蜂叔叔问我：“小朋友，前面是你家吗？大人可在家？”

我立刻闻到一股甜丝丝的气息向我围拢过来，是蜂蜜的味道。说真的，我从小就喜欢吃甜，要是他们能送我一小罐蜂蜜就好了。我舔了舔嘴，可放蜂人一脸急躁，我只闻到他一手掌修车的机油味。

他给小女孩身上披一件衣服，让她坐在车上别乱动，这才跟着我走。

我妈正在家里烧米汤，远远地，我就听到锅里咕噜咕噜地响，像吵架。柴火在灶里燃着，红彤彤的，像填满了一灶洞的火烧云。

放蜂人叫了我妈一声大嫂：“我是东北放蜂的，车坏了，孩子又病，能不能在你家找碗热水？”

我妈向来乐于助人，是有名的穷大方，听不得谁家有事，她也不多问，就满口答应：“行，行，出门在外的，谁没个难处，先把你家的孩子领来吧，我刚烧好一锅米饭，先喝汤。”

你可千万别怪我妈小气，在我们北中原那一带，常常是把吃晚饭叫做“喝汤”，哪怕你家吃的是干饭，也得叫“喝汤”。村里两个人见面打招呼，常常问：“喝汤没？”“喝过啦。”算是问候。

放蜂的叔叔连声道谢，就把蜂车从外面赶进我家院子，驴铃声碎碎地洒了一地。他先从车上把小女孩抱下来，又搬下铺盖，把小女孩安歇好。

那匹毛驴脖子一动，铜铃就响，驴头上仍簪着一枝杏花。

我妈看一眼，也扑哧地乐了。

放蜂叔叔不好意思地搓着手：“都是小女儿贪玩胡乱插上的。”他伸手要去掉。我妈说：“插上吧，小孩子都爱贪玩，我家九饼都上小学了，还玩尿泥。”

我脸立刻红了，埋怨我妈：怎么能在生人面前说我的短处。

我妈上前摸摸小女孩的额头，一声惊叫：“烫手！你这家长怎么当的？这么马虎，孩子都快烧成小炉子了。”

放蜂人说：“昨天夜里冻着，才发高烧，刚服了药。”

我妈说：“天这么晚了，黑灯瞎火，看这孩子又发烧，干脆你俩就住我家吧。正好孩子他爹去城里开‘批斗会’了，你爷儿俩睡那张床铺上。我先熬碗姜汤，让孩子发发汗，就会好的。”

熬姜汤可是我妈惯用的单方，我一感冒她就熬姜汤，喝得我放屁都是一股姜气。

放蜂的叔叔一再道谢。

等喝完姜汤，那个小女孩就迷迷糊糊地歪在铺上睡着了。

我溜出来，围着蜂车转，用鼻子狠狠地吸着甜丝丝的蜂蜜味，我想到书上说过，凡是香气都是由香分子组成的。

不料这时门响了，竟是我爹从县城开会回来了。

爹看着一院子又是车又是驴的，还装满一院子铃声，他就好奇地问我。

放蜂叔叔出来了，和爹打了声招呼。

爹看着放蜂叔叔的脸久久不动。忽然，他伸出拳头，在放蜂人肩上擂了一下。

“天啊！这不是老荷吗？你不是在东北吗，你怎么能摸到我家？”

放蜂人也几乎同时惊叫：“哎呀，你是老同学老蒲。”

两人抱在一起，互相擂着对方的肩。

我有点发呆。原来这位放蜂叔叔是我爹的同学，忒巧呀！我要是不从窗口跳出来，怕早错过这次良机。

爹急急地说：“快快，回屋，做菜，喝酒。”爹脸上写满了高兴。

爹进屋对我妈喊道：“你看这是谁？”

妈说：“不是刚来咱家歇脚的放蜂人？”

爹说：“这可是我当年上大学时的好同学老荷。”

他马上喊我娘，又炒了一盘豆芽，一盘凉拌红薯梗，一盘咸鸡蛋。爹最后从床里头拉出一瓶我们当地酿造的“状元红”高粱烧酒。

天都黑彻底了，他们就着昏暗的灯光边喝边聊。

原来放蜂叔叔老荷当年和爹都在中州大学，后来也打成“右派”，发配

到东北森林农场。南来北往，一年四季在放蜂。

我和母亲坐在床边，我一肚子好奇，就想听听老荷叔叔讲放蜂的故事，觉得挺浪漫的，比爹让我背的课文都生动。我见老荷叔叔脸庞在灯光下泛着一层铜青色，像电影上老林里打土匪的杨子荣。

他们天南海北地聊。老荷叔叔听到爹叹息我的病时，忽然哈哈大笑起来：“这哪是什么绝症，跟我放蜂去吧，保证能治好这关节炎。”

我爹把酒盅捏在手里，竟忘喝了，眼睛立刻放着光：“真的？”

“老同学，我还能骗你，蜜蜂就专治关节炎，我都治好了十多位病人呢。这还是我在放蜂中发现的，我正在整理蜜蜂治病的案例，要向医学界推广。”

我妈惊喜地围拢过来：“这么说，我家九饼的病有救啦，我还以为是绝症呢。将来没有一双好腿，媳妇都娶不上。”

老荷叔笑起来：“容易治得很，找好穴位，用工蜂在关节处定期螫一下，保证一个春天就好彻底。”

我妈忙给老荷叔叔把酒盅倒满：“我说怪不得今天早晨喜鹊喳喳叫呢，傍晚你们就来啦。喝好吃好，好好聊聊，和你闺女在家多住几天。”

老荷叔叔问我爹：“老蒲，就让你儿子跟我走一趟吧，你只要不怕我把你家的宝贝儿子拐走。”

我爹脸庞也喝成了红脸关公，脸像刚下蛋的母鸡，嘿嘿地笑：“说不定我儿子还要把你家姑娘拐走当媳妇呢。”

说得我妈哈哈大笑起来。两只酒盅清脆一响，又喝了个底朝天。

这时，躺在草铺上的小女孩翻动一下身子，喃喃地说着一串梦话。

我妈忙去摸了摸她的头，说：“不热了，退烧了，明天再喝一碗姜汤就好了。你俩接着聊吧。”

母亲的影子让灯光贴在墙壁上，薄薄的一层，像一张摇动的芭蕉叶。

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只听着他俩兴奋的说话声，喝酒的啜啜声。我看看窗外，几颗星星像飘散的杏花，春夜的风一吹，星星在夜空摇晃摇晃，也像喝醉了酒，让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夜里，我梦见姥姥家杏花正铺天盖地向我压来，那一匹小毛驴正在花丛中穿梭着，驴背上坐个小女孩，驴头上仍是簪着一枝杏花，在梦里摇晃……

属小猴子的芙蓉

以往从我爹的植物书谱上知道，芙蓉是一种花名，没想到今天却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小姑娘。躺在我家铺上那个小姑娘的名字就叫芙蓉。

这是两天后我才知道的。我有点埋怨我爹，看看人家起的这名字，闻着就有一股香味，相比之下，“九饼”这名字倒多了点麻将的劈啪之声。

芙蓉在我们中原乡下叫水莲花，想必她爸爸要让她像荷花一样干净，才起这个名字。

我妈还告诉我，芙蓉比我小四岁，是她爹老荷的“宝贝疙瘩”，每年放假，她爸爸放蜂时都把她带上。老荷叔叔对我爹笑着无奈地说：“她可是我身上的一张膏药啊，黏得紧。”

三天之后，芙蓉的感冒轻了，脸上放出一层光亮，照她爸爸的话说：芙蓉可不是一盏省油的小马灯，别看年纪小。

感冒一轻，她的嘴就像鹦鹉一般乱说，一屋子热闹。这天吃早饭时，她竟敢不让我盛饭，非要让我猜她属什么。

我想了想，说：“属猴吧？”

她就跳起来，嗔怪道：“你怎么知道，这么准？”

我说：“看你在我家这猴头猴脑的样子，一点也不老实，必定是属猴。”

我妈马上在一边敲了我一下脑门，骂我：“可不许用这口气欺负你荷叔家的小妹妹。”

我妈这就有点小题大做了。其实我早就看到她脖子上挂了一只用红枣木制的小猴子。

芙蓉喝了我妈的几顿灵丹妙药——姜汤，感冒彻底好了。这天，老荷叔叔决定明天就走。

爹妈商量好了，让我也跟他们放蜂去，让老荷叔叔把我的关节炎治好，

等我们到东北时，再由我爹去接我。

临走的前一夜，爹与老荷叔叔又端起了那两个酒盅，天亮时，高高的酒瓶里似乎装满他俩说了一夜的话。

爹要给老荷叔叔钱，老荷叔叔说什么也不要，说：“我们一边放蜂，一边卖蜂蜜，钱带多了倒不安全，一路上多的是老同学，我还发愁钱？”

我妈就给我系了个大蓝印花布包袱，沉沉地放在车上。

爹对我说，放蜂时先把你姥姥家的杏花林当第一站吧，你不是也想到姥姥家吗，从那里再出河南进河北，路也最近。

我爹又一边在地图上给老荷比画着：“那里的杏花纯，没有人放过蜂，将来酿的蜜好。”

姥姥家离我们这里五十来里路，又在北方，正好路过，老荷叔叔愉快地答应了。

爹妈做了早饭给我们送行。

老荷叔叔的全部家当共有十八只蜂箱，一个大帐篷。蜂箱都是用泡桐木板装订的，泡桐木板做家具最轻。蜂箱一只只都用桐油刷了一遍，亮得映人影。每个箱边都钻了五六十个小孔，我看到不时往外爬出忙忙碌碌的蜜蜂，如小学生急着上课迟到一般，一只只蜜蜂还像大人们吃西瓜时从嘴角往外不时地吐出一颗颗瓜子。

我爹妈帮着把蜂箱搬上驴车，装得像高高的麦秸垛（注：乡村收割过的麦茎堆在一起）。老荷叔叔把毛驴套上。

小毛驴想必知道又要出发了，高兴地打一个响鼻，前蹄刨了刨土。我这时才发现，这四毛驴的尾巴只有短短的半截，那半截是让谁煮吃了的吗？

我好奇地问芙蓉，芙蓉露出豁牙笑了笑，没有回答，一副神秘的眼神，对我挤了挤小眼睛，向她爹努了努嘴。

老荷叔叔说：“是有一年冬天在路上让狼咬掉的。”

我听到我娘惊讶了一声。

老荷叔叔看我妈有点提心吊胆，笑了：“放心吧，大嫂子，等我把九饼的病治好了，给你送来个完整的儿子，不会少一根毫毛。”

我妈这时倒有点不好意思：“哪里呀，我是想你带两个孩子，只怕一路上给你添麻烦。”